



画家谢源璜

谢源璜： 双城流浪客

文海南日报记者 范南虹

海南有许多美的元素，素面朝天的不加雕饰、自成一派。它们需要艺术家来加工。

几十年前，海甸岛是海口的郊区，是海口人嘴里的“海田”，鱼虾丰富，渔人在这里耕海捕捞，晚出早归，日子恬淡写意。上个世纪70年代，经过精卫填海般的海口人3年坚韧不拔的努力，填海造出了更大的海甸岛，如今已是海口人流密集、繁华热闹的重要城区了。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75岁的油画家谢源璜就独自居住在这里，工作室就设在海甸岛历史最悠久的五星级酒店金海岸罗顿大酒店对面的国际大厦。

“湖南出生、湖北求学、西安深造、美国访问、海南工作、北京交流……，我的人生有一条长长的动荡的轨迹。2010年，正式开始北京、海南的双城生活。”上个世纪40年代出生的谢源璜，正好完整地经历了中国为改变民族命运而奋斗动荡的大时代，时代的锤炼、特殊的家庭背景、执着的艺术追求，和多彩纷繁的人生经历，终于大成了谢源璜的油画创作。

爷爷是大地主，父亲是民族资本家，在长沙开办纺织厂。“父母生了7个孩子，我排行最小。”在富裕又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长大，谢源璜打小就十分任性，这为他的油画创作烙上了奔放自由、热烈随意的个性色彩。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这一生就为了画画活着。”但是，母亲反对谢源璜画画，认为画画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开明的父亲却说：“不一定，如果画得很好，不仅可以吃上饭，还能吃上肉。”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纺织厂加入了合作社，谢源璜家的经济急转直下，以致父亲不得不对7个孩子在家中的使命一一作了安排，年长的大哥自然要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后来，我考上了湖北美术学院附中。但父亲说无钱供我读书，我只好求助于大哥，请求他给予学费援助。”

坐在南方出版社为谢源璜无偿提供的工作室里，置身四周的油画颜料管、画架之中，谢源璜上唇的那撇小胡子多了几许生命顽皮的意味。

在大哥的资助下，谢源璜如愿以偿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时，他已经是楚湘一带最具代表性的青年油画家了。“1988年，海南建省是我人生中重要一个转折点。”这以后，谢源璜的生命和艺术创作就和海南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了一起。

热带海南，是中国太阳照耀最多的地方，这里所有的生命都呈现出热烈、绚烂的色彩和奔放、原始的活力，而这正是谢源璜所追求的。

郭润文，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谢源璜的好友，他在一次访谈中评价谢源璜的油画：色彩非常强烈、地域风味情调传神动人。

早在建省前一年，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就向正在湖北美术学院任教的谢源璜发出了邀请，当时谢源璜正准备去法国留学进修。“为了吸引我南下，海南大学决定让我先带薪出国进修，学成后再回海大任教。”1988年，谢源璜回国进入海南大学，教油画创作直至1999年退休。

在海南教学十年，给了谢源璜到海南各市县采风的机会，尤其是海南中西部黎族苗族同胞居住的地区，他深入地了解了黎苗风情，发现了黎族苗族同胞那真诚、朴实、自然的美。“他们非常有美的创造力，比如黎锦；他们对生活有质朴的热爱，比如竹竿舞；他们对生活有表达的张力，比如黎族八音。”在谢老眼里，这些美生动顽强、不落俗套，又自成一派。

谢源璜满心欢喜地喜欢上了这种美。他和朋友常常随意地开着越野车，沿着海南中线、西线自由徜徉，随遇而安。有一次，夜晚驾车到了三亚的一个黎族村庄，于是，谢老和朋友去买了一整条猪腿，一百多个鸡蛋和几只鸡，找来一口大锅煮了，和全村老老少少一起喝酒吃肉，狂欢至酒酣。

正是对海南全身心的投入，谢老的油画中有了黎族少女、黎族老人、黎族的织锦、黎族的热带小庭院。他创作的《海南系列》，从海南民国到当代，从沿海港口到中部山区，系统地、深情地描绘出一个任性、美丽的海南岛。

退休后，谢源璜去美国生活了十年，在美国继续创作油画。“没有根，漂浮着。”总结十年异国生活，谢源璜说，兜兜转转，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发现海南仍然是自己的心灵之乡。“有一句话：吾心安处是故乡。我虽然出生在湖南，成长在湖北，但海南，才是我安放心灵的地方。”谢老说，海南作为一个年轻的省份，虽然它的艺术氛围不够浓厚，目前不能为艺术提供更大的更高层次的展示平台，但海南不缺乏美，美得独特。高更是谢源璜喜欢的画家，海南岛便是谢老心中的“塔希堤”。

“我很享受双城生活。”美国回来后，谢源璜在北京安了家，搭建了工作室。现在，谢源璜每年一半时间在海南，一半时间在北京，北京宋庄艺术家村、海南大学湖畔公寓，成了他两个主要栖息之地。他在海南采风美的元素，进行最初的艺术创作，然后到北京加工、完善，并在北京展示、交流。

如一尾鱼，又如一只鸟，谢源璜自在穿梭琼京之间，将海南之美传送给更多的人和更远的远方。



谢源璜创作的海南题材油画。

陈元才摄

刘培军： 吾生长作海南人

文海南日报记者 范南虹

从北到南，刘培军的国画艺术在探索、在丰富，但都以现实为素材。终究，还是海南的美留住了刘培军绘画的根。他说，要用中国的画笔，绘出海南的美。



从工作室的窗口望出去，海南的蓝天蔚然落入眼底，还有小区颀长秀丽的椰树，清澈见底的泳池。

这是刘培军在海南省琼台画院的工作室，窗户阔大敞亮，海南的阳光毫无顾忌地从高空坠洒进来，海南的海风也汪洋恣肆地从四周曼妙涌入。刘培军就是在美好的、极具热带风情的环境下，创作出以海南红色娘子军为题材的《血色青春——共和国记忆》大型国画。

工作室墙上，悬挂着多张刘培军创作的国画，细赏之下，发现刘培军的国画有两大特点：一是地域的两极，从祖国北方的青藏高原到南方的热带岛屿；二是生命的两极，从满脸皱褶的耄耋老人到活泼无赖的幼稚幼儿，中间地带甚少。

这样的两极，也许和刘培军的经历、个性有关。

刘培军是山东人，生于上世纪60年代。自幼喜欢画画，后考入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分配进入青海省文化厅工作。1988年，海南建省，正意气风发的刘培军邀约20多个青海的朋友、同事南下闯海。

“差点把青海省文化厅的年轻人全部拉走了。”回忆当初的激情岁月，刘培军感叹，那时十万人南下海南，到海南找工作非常不容易。当时通讯不发达，为了一份工作递简历，刘培军甚至在领导家门口一直等到深夜2点多。后来，刘培军进入琼台师范学院教授中国画创作。如今，同来的20多人坚守在海南的只剩下两人了，其中一位便是刘培军。

“留在海南，是因为海南有很多绘画创作的题材。”在刘培军眼里，海南的美灵动，有故事，画面感强。这种美的认知，充分体现在刘培军的绘画作品里。

“几乎每一幅作品背后都有故事。”采访刘培军时，每打开一幅作品，他美丽的妻子就在一旁轻声细语地讲解画面背后的故事。获得首届海南艺术节美术作品一等奖的是《鸭过无声》，是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寒村拍摄的一个画面，当时一位黎族老婆婆背着小孙子坐在房屋前，正好有一队排列整整齐齐的鸭子经过阿婆面前；参加新加坡——海南两地交流展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作品中的黎族少女，是刘

培军在槟榔谷遇见的一位小导游，那时她正好侧身从挂在腰上的小背篓里取东西。

“在海南行走，常常于不经意间，就有很多美的场景激发创作的欲望。”尽管2011年，不断追求艺术进步的刘培军考入中国国家画院刘大为工作室高研班，毕业后又成为刘大为工作室的专业画家，并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研班开设了刘培军工作室，一年中也有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但海南，仍是刘培军重要的生活、创作之所。

“海南的美耐人寻味，她既有南方的柔美，也有苍劲、悲凉、阔大的美。神秘奇幻有热带雨林，秀丽清新有椰林海滩，雄奇阔大有磅礴海洋。”刘培军说，海南的美从远古到近现代，从自然到人文，都有很多挖掘的题材。

因此，虽是双城生活，刘培军还是把更多时间留给了海南。比如为了创作《血色青春——共和国记忆》，他从十年前就开始搜集红色娘子军的资料，并尽可能地走访健在的红色娘子军老人。经过漫长的采访、搜集，刘培军从两年前开始创作《血色青春》。

“他为了表现老人的手，每次走访红色娘子军老人时，都会久久握住老人的手去体味、感受老人的生命和内心。”妻子说，刘培军创作时，非常注意细节。

“那是干枯、没有生命力的双手，但却有着生命的硬度，让人肃然起敬。”《血色青春》画面正中的老人，便拥有一双这样的手，带给观者强烈的冲击和感动。

“山东、青海、北京、海南，分割了我生命多个时间段。但我仍然把自己定义为海南的画家，今后亦是长住海南，挖掘海南本土题材，表达展示出海南不同特色的美。”刘培军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前不久，《正大气象·刘培军中国画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展，展出了刘培军80余幅人物画作品，大部分作品系海南题材。

“下一步，我将以海南历史人物，如宋庆龄、冼夫人、黄道婆、苏东坡、丘浚等为创作题材，我想让他们在自己笔下复活。”刘培军说，他要用自己的画笔讲述海南故事，讲述海南的美，为海南本土绘画艺术增添一道风景。

画家刘培军(右)曾多次到琼海海南红色娘子军园采风。